

楔子 一隻聰明鳥

她最不想做的便是多管閒事，只是眼前這隻鳥——好吧！她撇了下嘴，說是鳥似乎侮辱了人家，人家明明就是一隻毛色漂亮的海東青。

縱使她出身貧困，卻也知道這類珍禽難得，常被富貴人家捉來豢養，用於狩獵。說句難聽點，說不準這隻鷹還比自己的命來得值錢。

程欣月自知自己的斤兩，眼前的海東青若無主，捉鷹……她沒本事！若有主，隨便碰掉人家一根羽毛她都賠不起，所以她識趣的繞路走。

只是她往左，牠也跟著往左，她向右，牠也跟著向右，她忍不住呼了一口氣。

「大哥還是大姊，讓讓路。」她疲累的對著面前的海東青低喃，天還未亮就揹著自己六歲大的弟弟離了家，如今弟弟在她背上睡得香甜，她卻是又累又渴，實在想早點找到能喘口氣的地方。

海東青跳上前，尖銳的嘴喙拉了拉她的褲腳。

她皺了下眉，不能溝通真是麻煩，只是看牠的模樣……

「要我跟你走？」

海東青有靈性的叫了一聲。

她的眼底閃過光亮，這是成精了不成？真是聰明。

雖不想管閒事，但這隻海東青勾起了程欣月的興趣，她小心的跟在牠身後，終於發現在山坡底下躺著一個人。

因為隔了一段距離，看不清長相模樣，也不知是死是活。

她停下腳步，不是她心狠見死不救，只不過人世殘酷，她死了爹娘，還帶著一個六歲大的弟弟，吃穿都是問題，實在沒能耐再救人。

她想也不想的轉身就走，只是腳邊的海東青死命的拖著她的褲角。

她咬了下牙根，「我救不了他。」

海東青彷彿未聞，就是不放開她。

她苦惱的皺了下眉，最終還是繼續往下走。

只是越走越近，她胸口的胎記莫名的開始灼熱，這個變化令她的臉色微變。

這世上僅有她自己知道這塊胎記的來歷，如今不用海東青催促，她加快了腳步來到昏迷的人身旁。

滿頭鮮血看不出容貌，只隱約看出是個稚氣未脫的男娃，年齡與她相仿，從山坡滾下來，卻倒楣的一頭撞上了石塊。

她的目光落在他身旁掉落的一把匕首，上頭的玉石在初升的旭日中發著光亮，她顫抖的伸出手要將匕首拾起。

驀然她的手被捉住，那股力道幾乎要捏斷她的手，她微驚的抬頭，目光落進了一雙漂亮的丹鳳眼，四目相接的瞬間，胸口的灼熱更甚。

「我是來救你的。」她對這雙丹鳳眼的主人擠出一抹笑。

不知是釋然還是放棄，他鬆開了她的手，再次閉上眼。

她毫不猶豫的撿起匕首，塞進自己的衣襟，毫不留情的起身離去。

救人是老天爺的事，身無分文又帶著一個六歲弟弟的她，沒有那份能耐。所以不

是她心狠，而是這個世道從來沒對她公平過……

## 第一章 不缺糧食缺銀子

「程福山，你不吃就算了，今天我就餓死你，以後還省糧食。」程欣月坐在炕桌旁不客氣的朝著角落大吼一聲。

坐在程欣月身旁的多多，目光直落在炕桌上冒著香氣的三菜一湯，正中央還有好幾顆大饅頭，他摸了摸有點餓的肚子，阿姊手藝是一等一的好，就是脾氣……不太好。

偷瞄眼前張牙舞爪的阿姊，目光又暗暗掃過角落一臉陰沉倔強的兄長，他靈活的眼骨碌碌的轉一圈，識趣的低著頭，不摻和兩人的事。

縮在角落的男孩相貌清秀，一雙漂亮的丹鳳眼此刻帶著倔強，緊抿雙唇。

程欣月目光與他對視，被他明亮的眸子看得恍了下神，方才她發狠的在他身上抽了幾十下，偏偏他咬牙悶聲不吭，堅持不低頭，她握著藤條的手不由得緊了緊。當初她本來轉頭就走，偏偏他那雙丹鳳眼在她的腦海中盤旋不去，讓她腦子犯了渾，鬼迷心竅回頭救了他。

這一年來，帶了個弟弟多多，再多帶一個他，本不是了不得的事，兩人在她教導有方下也算聽話乖巧，偏偏今日……

她憤憤一哼，無視他，逕自坐回炕桌邊，拿起筷子輕輕一揮，讓多多一起舉筷吃飯。

今年七歲的多多，在自己阿姊犀利的目光下，暗暗看著已經一日沒有進食的兄長，身為家中年紀最小的人，夾在兩人之間，心頭頗為難受。

「怎麼？」看著多多一動不動，程欣月的聲音陰沉了幾分，「你也不吃嗎？」

冷幽幽的聲音一從程欣月口中吐出，多多——大名程陽的小傢伙立刻挺直腰桿子，伸手拿起一個饅頭，塞進嘴裡。

一連串的動作行雲流水，可見平時多懼怕自己的阿姊。

角落的程福山目光隱隱帶了絲哀怨，他的食量向來大，一餐至少可以吃掉三碗飯或是三顆大饅頭，如今已一天沒吃東西，肚子正餓得難受。

程欣月眼角餘光注意到他撫著肚子，卻故意視而不見。雖然氣惱程福山，她還是照著平常的分量準備，簡單的三菜一湯卻擺滿了一桌，就等他服軟認錯，自然就能上桌。

「妳是壞人。」程福山的聲音很輕，卻清楚的傳進程欣月的耳裡。

她身子一僵，用力將碗放下，狠瞪他，「程福山你說什麼？有種，再說一遍。」

程福山的心不由自主的一顫，他向來不想惹阿姊生氣，不是懼怕她的怒火，而是怕她不要他，但是這次……他不能退讓，絕不能讓阿姊犯大錯。

他一個咬牙大聲指控，「妳是壞人，大壞人。」

多多差點被口中的饅頭噎住，不懂兄長為何明知阿姊正在氣頭上，還火上澆油，這是嫌被打得不夠？

他忙不迭的想要開口替兄長求情，「阿姊——」

他只來得及喚了聲，程欣月立刻朝他大吼一句，「閉嘴！」

多多倒抽口氣，想要勸和的話全吞回肚子裡，閉上嘴，但擔憂之情浮上眼眸。他的擔憂並非針對兄長，他的目光悄然看著阿姊。他自小被程欣月護著，離開程家時他六歲，當時他走累了被阿姊揹在背上，等他一覺醒來，發現人在一個山洞裡不說，身旁還多了一個昏迷不醒的哥哥。

阿姊對受傷的阿兄無微不至的照料，好不容易將人救回，阿兄虛弱的躺了好幾個月，偏偏傷了腦子，前塵往事盡忘，偶爾還會犯頭疼。

多多原以為自己多了個長得好看卻身子骨不好的人當兄長，可就在前些日子，阿姊進城，村外跑進條偷食的黃鼠狼進了屋，差點咬到他，阿兄一時情急，一腳把黃鼠狼踢飛撞上牆，瞬間死透不說，時至今日，他俐落的身手和了結黃鼠狼生命時的冷酷已深切的刻在他腦海中。

他雖是家中最小的，卻也是凡事看得最清楚的一個，離開程家，身無分文的阿姊總能拿出吃食，看似溫和的阿兄實則天生神力，他的兄姊身上都藏著祕密。

他從未點破，但心中隱隱有著擔憂，每當阿兄犯錯，阿姊出手教訓時，他總擔心阿兄哪天忍不住了，反手把阿姊教訓一頓。

「好，我是壞人，」程欣月渾然不知多多心中的糾結，被程福山一口一聲的壞人氣得直冒火，「你程福山人好心善，所以別讓我汙了你，門在那，自己滾出去。」看著程欣月氣沖沖的指著大門，程福山的身子一僵，外頭漆黑一片，他不害怕黑暗，卻怕她不要他。

他一直克制自己的脾氣和力量，為了不想嚇到她，但她竟然還是要趕他走……有一瞬間，他幾乎克制不住想要把她捉到面前，問她的良心何在？

但他才向前一步，腦中響起的卻是她溫柔的嗓音，祈求他一定要活下去，彷彿他是天底下最重要的存在。

在那段受傷、昏昏沉沉的日子裡，他努力想要睜開眼，卻始終睜不開，耳裡湧動的就是她的聲音，就算她常常灌他喝很苦的藥，藥汁流下嘴角，她也沒有嫌棄過，還替他擦拭。

她的動作很輕，一次在替他擦拭身子的時候，幾近渾身赤裸的他醒了，對上一張巴掌大的小臉，腦子裡一片空白，唯一生動的只有她。

他握緊雙拳，怕對她動手，只能咬牙憋著一股氣往大門的方向走。

程欣月沒料到他真要離去，一把抓起一旁的藤條砸過去，她即使生氣也還沒失去理智，沒把藤條往他身上砸，而是砸到門板上。

看到掉落在自己腳邊的藤條，程福山抿著唇停下腳步。

屋內一陣壓抑的死寂，程欣月繃著臉走過來，站在他面前，「把嘴巴張開。」

程福山死死的盯著她，緊閉著嘴。

「程福山，」程欣月抬起頭，不過被她養了一年，原本比她還矮小的他，如今已高過她不少，「你真的不聽阿姊的話？」

程福山的拳頭緊了緊，不太情願的張開嘴，程欣月飛快的塞了顆東西進他的嘴巴。

他一愣，下意識的咬了咬，很甜，像是……葡萄。

原本還憋著一股氣的他，因為嘴裡的一顆葡萄，眼眶紅了，他就知道阿姊對他就

是不同，縱然嘴上說要趕他，心裡終究捨不得他。

他的感動只有一瞬，因為程欣月接下來的話令他神情大變。

「你剛才吃的是我祕製的毒藥，你只要踏出這個門，立刻就會七孔流血，全身爛得沒一塊好肉的死掉。」程欣月一臉猙獰恐嚇他，「你想清楚，若想死的話，就出去吧！」

這話讓程福山從頭涼到腳，雖然依舊一臉倔強，但微抖的雙唇洩露了他心頭的震驚。

程欣月微揚著下巴，得意的看著他。

「可是……」程福山擠出了話，「這味道明明是葡萄。」

看著程福山俊秀的五官，即使被他氣得心肝疼，但他震驚的模樣，令程欣月覺得又好氣又好笑。這傻小子還真以為她餵他吃毒，她餵的是空間裡種的葡萄。

壓下笑意，程欣月露出哀傷的神情，「是啊，吃起來像葡萄，你看我對你多好？就連要餵你吃毒，還怕你覺得苦，特地把藥弄成葡萄味。但你呢？你又是怎麼回報我的？」

她的指控令程福山秀氣的眉頭皺了下，隱隱覺得哪裡不對，但他向來捨不得程欣月難過，所以心中縱使有再多糾結也立刻拋下。

「是我錯了，阿姊，對不起。」

聽到他道歉，程欣月眼底閃過一絲光亮，壓根不覺得自己不厚道，反而輕嘆口氣，狀似失望的轉過身，「阿福，阿姊最不缺的便是你的一句對不起。是阿姊沒本事，不會教導你，你要走便走，我不攔你。」

程福山激動的上前從後頭緊抱著她的腰，「我不走。阿姊。我會聽話，妳別叫我走。」

多多在一旁看著眼前上演的大戲，原本懸在半空中的心安穩的落回原處，慢條斯理拿起手中的饅頭，咬了一口。

他阿姊妥妥是個好戲子，演技好，再次成功打消阿兄的怒氣，不過……他注意到被阿兄一把抱住的阿姊皺著眉頭，不禁心中偷樂，他知道阿兄的力氣不小。

程欣月背對著程福山的小臉扭曲。臭小子的手勁還挺大的，勒得她的腰都快斷了，偏偏這個時候為了逼他低頭，她還不能罵他幾句。

她咬牙忍著痛，試圖想要將他的手拉開，但他像是嚇到了，死也不放，反而更用力。

程欣月欲哭無淚，只能咬牙忍了，「你嘴上說得好聽，聽話？瞧瞧你做的好事，你可知道，你今天差點害得我被人捉了？」

「我沒有。」程福山大聲否認。

「沒有？是誰從樵市回來的一路上大吵大鬧，弄得村子裡人盡皆知，要不是我當時說你吵著要買肉吃，如今的我早在牢裡了。」

程福山一聽，立刻意會到今日自己的行為確實差點害死了對他最好的阿姊，他害怕得手又緊了緊，想要藉此確認阿姊安好無恙。

程欣月忍不住倒抽口氣，再也端不住一副慈善姊姊的嘴臉，用力連怕了好幾下他

的手，「鬆開、鬆開，痛死我了。」

程福山根本不痛不癢，但聽到她喊疼，連忙鬆開手。

程欣月苦著一張臉，揉了揉自己被勒痛的腰，轉身看著程福山一副小心翼翼的眼神，心莫名的一軟。

在外人眼中，她不過是個十五歲的年輕姑娘，但上輩子她好歹活到了二十歲，上輩子的她不叫程欣月，而是叫程樂。

倒楣的她有對會家暴的怨偶父母，在她五歲的時候離異，各自嫁娶，她也開始了被當成皮球踢來踢去的人生。

從她有印象以來，便在旁人或同情或不屑的指指點點下長大，她沒有朋友，自憐自艾也怨恨這個世界。

在她十五歲那年，她偷走了她爸爸跟一群同樣不學無術的傢伙聯手盜墓得來的木盒。

木盒裡有數顆千年東珠，還有一把上頭鑲了顆玉的匕首。他們以為走了大運，原本打算藏個幾日，等風聲過了拿去賣，卻沒料到，最後落到她手裡。

她自小被奚落、打罵，看來怯懦，但骨子裡卻很倔強，故意偷了木盒子，原只是想給她爸爸一個教訓，不料，匆忙之中讓匕首掉到地上，匕首柄上的玉鬆落，卻也因此，她莫名得了個空間。

這個空間可以種東西、存東西，她明白靠著這個空間，自己可以不再依靠那對不負責任的父母，過上好日子。所以她逃了，逃到外地，開始享受生活，只是她畢竟還是太天真，渴望親情與家人，所以在她爸找上門，她因為內疚也因為情分所以接納了他。

她以為自己做得很好，現實卻狠狠的打了她一巴掌。

在她二十歲生日那天，她那對向來不和的父母竟有志一同的決定給她下藥，聯手要搶她的玉，之後再把她賣到國外接客。

被下藥後，在整個人意識模糊的那一刻，她的心死了，人性果然是最靠不住的東西，尤其親情令人噁心。

中招後的她，果決的從十幾層樓的大樓往下跳，她死也不讓她父母好過，誰知道待她睜開眼，竟成了娃娃，只是與上輩子不一樣的是，那塊玉成了她胸口的一塊胎記，原本生氣盎然的空間枯成一片，裡頭再也看不到一點活物。

她不知這樣的轉變是否和她的穿越有關，雖然遺憾，但這輩子卻擁有了她作夢都想擁有的親情，她有一對好爹娘，日子再窮再苦仍極其所能的給她最好的吃穿。縱然沒有空間，可她有著前世的記憶，她知道時代的變化，仗著這世的爹對她的疼愛，硬纏著她爹在自家的田地種上不少草藥。

她出生在距離邊境不遠的小山村，出生時戰亂才平定，大宋與契丹簽訂盟約，兩國得以維持平和，但初時仍偶有擦槍走火的時候，更別提邊境綿長，私賣、走私頻繁，不單小戶人家有私下交易，後來還出現龐大的商隊集貨走私。

官府明令嚴查，只是走私帶來暴利，無法真的杜絕，官府捉得嚴，常聽到與走私商隊發生衝突，所以在邊境，止血急救的草藥三七、地榆、仙鶴草的價位極好，

這幾種草藥除了三七得花些心思照料外，另外幾種種植不難，她看中這點，讓她爹除了莊稼外，再花心思整治藥田。

她的爺爺奶奶生了二子三女，三個女兒早早嫁了人，換了彩禮如數給大伯求學問，她爹是次子，生性木訥老實，不像大伯是個讀書人，能言善道，深受爺爺奶奶的歡喜。

程家雖然清貧，但還不算落魄，因未分家，一大家子住在一起，她爹將田地拿來種植草藥時，三天兩頭被家裡斥責。等到草藥花了三、五年的功夫長成，開始替程家賺進銀子後，這塊原本被嫌棄的藥田卻成了程家全家的。

程欣月厭惡這群吸人血的親人，爹娘卻總壓著她，就怕她跟長輩鬧出風波，壞了名聲。一個姑娘，名聲為大，有了好名聲，將來才能嫁個好人家，這是疼愛她的爹娘最在意的事，她雖不以為然，但為了爹娘，她忍了。

她在程家當影子，只可惜她爹娘不爭，別人卻不放過他們。

她爹心軟，被她大伯幾句話給哄騙去服役，最後不幸身亡，沒過兩年，她娘就被逼著改嫁，爭執之中，也不知發生了什麼事，她娘親墜入寒冬的河裡，等人救起時已經沒了氣，只留下她和一個六歲的弟弟。

以前程家不重視她爹娘，等她爹娘接連走了，更不管兩姊妹死活，大伯父一家更是厚顏無恥的接手她爹細心栽植的藥田，但又怕做得太過惹人閒話，便商量著想將她嫁出去。

對外說給她挑了個富貴的城裡人，實際上，富貴與否她不知道，只知議親時她只有十四歲，但議親的對象卻已是四十好幾，之前娶過兩個媳婦，一個死了，一個被打得求和離。

看著那一家盤算把她賣了換彩禮，還一副為她著想的噁心嘴臉，她為她爹到死護著這樣的一家人感到不值，她一氣之下，就帶著多多在天還未亮前離開程家。

只是天大地大，身無分文的她壓根走不遠，唯一想到的去處就是外婆留下的破房子，萬萬沒想到，在路上會救了程福山，讓原本沒有活物的空間，奇蹟的開始有了生機。

當時她以為是因為匕首的緣故，卻驚奇的發現匕首是有用，但最主要的改變來自於程福山，只要與他接近，空間活物成長得更快，這個情況她雖然不解，卻激動不已，有了空間，她有信心能給自己和弟弟許一個美好的將來。

所以救下程福山後，她細心照料，就怕他一口氣沒喘上來死了，求天求地就是要他好好的活下來，最後人救活了，卻發現他前事盡忘，不知自己名姓，不知從何而來、多大年紀。

她一時不知該如何是好，但隨即看開，他想不起過去其實挺好的，能順理成章的留下來，替她養空間。

花了一年時間，空間雖還未完全恢復以往的盎然生機，但至少養活他們姊弟和大胃王的程福山不成問題。原本以為好日子要來了，偏偏程福山卻鬧了起來——

「阿姊，」程福山情緒低落，「我只是不想要看妳死掉。」

程欣月皺眉，忍不住啞道：「胡說八道，我人好好的，怎麼會死掉？」

「可是妳賣茶葉。」程福山看著她的眼神帶著指控。

她的心一突，下意識看著吃著饅頭的多多一眼，見他似乎沒有留意他們倆這邊的動靜，她立刻拉著程福山的手，將人推進房裡。

不是她要刻意隱瞞多多，而是怕多多還小，出去時口沒遮攔，為家裡招禍。

「賣茶又怎麼了？」程欣月將門關上，這才一臉嚴肅的對著程福山道。

程福山指了指自己的頭，「我記得朝廷有令，茶葉不許私賣。」

程欣月聞言，一時啞口無言。

有了空間的蔬果可以填飽肚子，可她還要想法子生錢才成，便將腦筋動到茶葉上。她刻意在空間種上幾棵茶樹，因為有程福山在，茶樹花不到一年的時間便能收成，雖說產量不多，但茶價好，今日上了樅市賣掉後，她得了三十兩的銀子。當時她手握著三十兩銀，心中激動不已，這可是她這輩子賺得最大的一筆錢，但如今聽到程福山的話，她心中的喜悅全飛了。

「你撞傷腦子，什麼都忘了，連自個兒的姓名都想不起來，卻記得茶不可私賣？這是什麼道理？」

程福山聽見她的咕噥，一時之間不知如何回答，只能拿著漂亮的丹鳳眼看著她。程欣月被看得莫名心虛，在宋朝活了十多年，她自然知道這個朝代的規矩，鹽、鐵、酒、茶都是專賣，對茶訂下的規矩不少，例如種茶的要在官府造冊才能種，還得付茶租，賣茶也得跟賣茶專戶買，還要付茶稅，所以茶是稀罕的名貴物，平常老百姓喝不起。

她是因為有空間，種出來的東西沒人知道，所以私下買賣，無須再付商稅、茶稅，原本她滿心還在為得到一大筆銀子沾沾自喜，想著有了銀子可以翻修屋子也能送多多和程福山進書院，但如今——

「好，我承認我的做法不對。」程欣月嘲弄一笑，「那你告訴我，我們要吃飯，你和多多要進書院，外婆留的房子搖搖欲墜，每一處都要銀兩，不這麼做，能怎麼辦？」

她的話令程福山心頭一擰，自己被救起的那段歲月，他忘了一切，身子虛弱，三天兩頭髮熱，程欣月卻從未嫌棄過，日夜對他精心照護，還給他四處找大夫，外頭欠了不少銀兩……想起方才她塞進他嘴裡那顆憑空出現的「毒藥」，他知道程欣月身上有祕密，可以讓他們不愁吃穿，但銀兩——還真的沒有。

「妳身上不是還有草藥嗎？」

程欣月臉色大變。

程福山微斂下眼，低喃說：「我瞧見了，除了茶，還有草藥。」

程欣月抵了下唇，她不是沒想過隱瞞自己的空間，只是同住一個屋簷下，程福山又不是傻子，會看出端倪不令人意外，只是她從未提起，程福山也沒問過，如今他開口了……

「草藥能賣錢，但我手邊的量不多。」

「阿姊，我們種，種很多。」程福山越想越覺得可行，「多多說過，以前阿姊家就是種草藥的，咱們也種。」

程欣月徹底沉默，離開程家轉眼一年，她很少想起過去，一方面是覺得程家的人噁心，更多的卻是不想回想自己死去的爹娘，讓自己難過。

至於空間，除了自己之外，根本裝不了活物，就算阿福有心，也無法。

「咱們種？」她自嘲，「種哪？外婆留的地不過丁點大，還都是貧瘠地，種點豆薯都勉強了，更別提草藥。阿福，我們急需銀子。」

程福山啞口無言。雖說他因養傷的緣故，這一年都待在家裡，別說村口，去過最遠的地方不過就是自家大門外，翹首盼望等著程欣月回家，家裡的情況，他全看在眼裡。

他們所在的村子位置極好，靠近城鎮，不遠處還有個專門給邊境的兩個人買賣，互通有無的樞市。

他在好幾日前得知程欣月要走一趟，他便纏磨著要跟隨。他是男子漢，是家裡的男人，縱使他很享受她對自己的關愛，卻也不願總是讓她護著。

程欣月勉為其難的點頭，他開心的跟著，只是他的喜悅在看到她還未到樞市就偷偷跟個外族人接觸，賣了草藥不說，還拿出茶葉私賣後，他的臉徹底黑了。

他憤怒，不是因為她私賣，而是怕她出事，怕失去她。

他想打消她私賣茶葉的念頭，讓她不要再犯險，卻又無法反駁她。家裡確實需要營生，房子要重修，多多要進書院——他自動將自己的名字劃去，他不是讀書的料，要他進書院，不如要他的命。

他努力的想要尋找一個兩全其美的法子，但是越想腦子卻越疼。

注意到他神情不對，程欣月表情一變，手輕柔的落在他額頭上，「怎麼？又頭疼了？」

程福山苦著臉，額上布上薄汗，但他忍著痛，一把抱住程欣月，喃喃說道：「阿姊，對不起！是阿福錯了，阿福以後不會不聽話，阿姊要做什麼，阿福都幫阿姊。」

程福山的妥協自然是程欣月心中所願，雖說一開始她收留他是因為他身上的匕首，最後更發現只要有他在身旁，她的空間會發展得更快，但不可否認，他確實貼心。

不知道他多大歲數，但她仗著比他多活了一輩子，所以讓他叫自己一聲阿姊。

「好，阿姊相信。」她安撫的輕拍他的背，「你快把我放開，我去給你煎藥，你喝了，頭疼會好一點。」

「不，我不喝，」他控制著自己的力氣，卻沒有放開她的打算，「妳抱抱我，我一會兒就好了。」

程欣月不認為抱著他就會好，但看他難受，她不忍心將人推開，反正被他抱著也不是沒好處，她的意識進了空間看了一眼，瞧這滿園子的生機……她便由著他了。

## 第二章 賣醬菜換雞崽

天才亮，程福山吃了三大碗麵，神清氣爽的打算去整地。

程欣月挑了下眉，看他一臉認真，才知道他真的打算要種草藥。

「傻子。」她嘴裡這麼唸著，心裡卻挺感動的。

「阿姊，我真行的。」程福山有大把力氣，雖說不懂莊稼之事，但他能學。

程欣月笑了笑，「你先在屋裡待著，等我叫人才出來。」

程福山疑惑，但還是乖乖的點頭，一等到程欣月的聲音，他率先走了出去。

原本坐在窗前看書的多多分心瞧了一眼，也跟著起身走出去，等他走到後院，就見到兄姊蹲在屋後的水缸旁，一旁擺放了一地的白蘿蔔、青椒和黃瓜。

「阿姊，家裡怎麼有這麼多的蔬菜？」多多靠近，開口問道。

程欣月正忙著清洗，頭也不抬的回答，「阿姊是仙女，變出來的。」

多多忍不住對天翻了白眼，他已經七歲了，還當他是孩子那麼好騙。他看向自己的兄長，就見他眼也不眨的盯著程欣月，一點懷疑都沒有。

他往程福山的身邊湊過去，低聲問道：「阿兄，阿姊說的是真的嗎？」

程福山不以為然的掃了他一點，沒有遲疑的點頭。「當然，阿姊絕對不會騙人。」

好吧！多多僵著臉，默默的移開視線，即使他不信，卻也不想自討無趣和阿兄辯。

程福山伸手要幫忙，程欣月也沒攔著他。她之所以將空間的蔬果收拾出來，也是因為程福山的緣故。與其看他去搗鼓那一小塊貧瘠地，不如將數量不多的蔬果加工做醬菜。

在邊境隆冬時節少有鮮果時蔬，所以幾乎家家戶戶都會醃醬菜，各家的口味皆不同，而她死去的娘親就有一手醃菜的好手藝，她年幼時便從娘口中得知這是死去的外婆傳下來的。

如今靠著程福山，她的空間生機再現，可以想見將來的蔬菜多得吃不完，正好把外婆的手藝拿來發揚光大，將這些蔬菜換成白花花的銀子。

多多見自己的兄姊都在忙，自然也不管閒人，自動自發的起身去提水。

當程欣月發現時，他已經弄得一身濕，她連忙出聲制止，天氣漸漸冷了，若是染了風寒，要請大夫，反而麻煩。

程福山起身接過多多手上裝水的木桶，「你還小，別做了，進屋去讀書，這裡有阿兄幫忙就成。」

多多遲疑的目光看向程欣月。

程欣月也爽快的對他一揮手，「去吧，今天我要醃的不多。」

多多眼睛微睜了睜，瞄了一地的蔬果，這還不多？

「阿福，不如你也別做了，」程欣月對兩個弟弟一視同仁，「跟多多去習字。」

程福山立刻搖頭，抗拒的意味十分明顯。

程欣月見狀，有些頭疼。程福山頂著一張好看的臉，卻是個花架子，對讀書認字沒半點興趣不說，一手大字寫得慘不忍睹。

她雖沒指望俊男成學霸，但好歹也不能是個學渣。身為家長，她覺得自己責任重大。

「阿福，你得好好學習。」

「不差這麼點時間，我想幫阿姊。」程福山抬起頭，祈求的看著她，「求求妳。」

程欣月對上他的眸子，不由得心軟，心想習字也不差這一日，嘆了口氣，由著他了。

程福山見她同意了，立刻揮手讓多多快回屋裡去。

程欣月見他一臉愉悅的清洗手中的白蘿蔔，不禁失笑，只是不用習字就這麼開心。程福山知道自己的工作勁大，一直小心著，那副小心翼翼的模樣落在程欣月的眼中，當他做事特別仔細，就更放心的將清洗的工作交給他。

程福山在一旁始終注意著程欣月的工序，心中打定主意要好好學，因為只有自己多學一點，程欣月才能輕鬆一點。

進屋去的多多乖巧的端了一盤洗好的葡萄出來放在一旁，讓他們累了，歇息時可以吃。

看著那盤晶亮的葡萄，程福山原本喜悅的心突然蒙上陰影，小聲的道：「阿姊。」他叫喚之中的哀怨情緒令程欣月的心莫名顫了一下，轉頭看著他，「怎麼了？」

「那個葡萄……」

程欣月順著他的目光看過去，一臉不解，「葡萄怎麼了？」

程福山委屈的抵了下唇，最終低下頭乖乖的刷洗蘿蔔，在心中告訴自己，自己不乖，所以程欣月餵他吃毒，一點錯都沒有。

程欣月不解他為何情緒低落，最後像是想起什麼，眼睛一亮，眉眼輕輕彎起，「傻阿福，你真以為阿姊餵你吃毒？」

程福山先是一愣，抬頭看著程欣月臉上的笑意，慢慢的愉悅情緒回到了眼底，「阿姊最疼我了，當然捨不得。」

看他說得信心滿滿，程欣月忍不住伸手輕拍他的臉，真是個傻小子，「傻瓜，阿姊怎麼捨得害你？昨兒個餵你吃的只是葡萄。跟你說是毒藥，不過是嚇唬你。」

「我就知道。」程福山說得神采飛揚，好似方才情緒低落的不是他。

程欣月也沒拆穿他，故意拔了一顆葡萄遞到他嘴邊，「敢不敢吃？」

程福山想也不想的一口咬下，「就算真是毒，只要阿姊給的，我都吃。」

她微瞠了下眼，傻小子的話徹底愉悅了她，不由得笑得更樂。

「阿姊很開心？」

程欣月手上的動作不停，邊點頭，「當然，阿福聽話又乖，阿姊當然開心。」

「那……阿姊喜歡我？」

「當然。」程欣月不假思索回答，「阿姊最喜歡阿福。」

程福山一臉滿足，「我也最喜歡阿姊。」

兩人對視一眼，最後都忍不住笑了。

多多被笑聲吸引，注意力從習字的石板上抬起來，透過窗看著後院兩人的相互讚嘆，心頭莫名發酸。瞧這畫面，不知情的人還以為這裡只有他們倆在過日子，明明還有他這麼個大活人坐在這裡，他們卻直接無視他，說最喜歡對方，那他算什麼？

「子曰：弟子入則孝，出則弟，謹而信，汎愛眾，而親仁，行有餘力，則以學文。」多多正在院子裡拿著石板在寫大字，這種薄石板在尋常人家十分常見，娃兒習字使用炭筆在上頭模擬字帖，寫完後用濕布一擦再重複使用，節省筆、紙、墨的花

費，程欣月有心，早早打磨好石板，目的就是讓多多和程福山習字。

看程福山又打了個哈欠，多多忍不住提醒一句，「阿兄，看天色不早，阿姊應當要返回家門。若她進門，見你書未背全，肯定又會發怒，說不準性子一來，又動手打你一頓。」

程福山聞言，身子一僵，不悅的掃了多多一眼。

多多雖然犯憊，但還是硬著頭皮道：「阿兄不想惹阿姊氣惱吧？還是多練習幾次。」憑程欣月的力量，打他一頓，程福山壓根不痛不癢，卻也不想惹她生氣。

他最終心有不甘的拿起炭筆，瞪著石板上的文字。不是他不想好好唸，只是文字落入他的眼，就覺得莫名的煩躁，他並非讀書料，偏偏程欣月逼著他得讀。

為了不讓程欣月生氣，他只能忍。

多多也感無奈，他盯著程福山唸論語學而篇大半年，至今還背不全，他教得心累。偏偏程欣月只要出門，就要他盯著程福山背書習字，他不得不照做。

程欣月的目的其實是擔心程福山的頭受過傷，偶爾還會犯疼，擔心他出去被人欺負，但事實上，看著寫著寫著就把炭筆捏得粉碎的程福山，多多私心認為，阿兄不要出去欺負人就已經是萬幸了。

見又掐碎一枝炭筆，程福山嫌棄的看著一手的烏黑，忍不住脫口問道：「為什麼阿姊每每只帶天下出門？我就得留在家裡讀書，做這種無用事？」

向來喜歡讀書的多多一臉的無辜，不好單就讀書一事跟不喜讀書的阿兄爭辯，只回答，「天下機靈。」

「我不機靈嗎？」程福山眼底閃過一絲陰鬱。

「天下」便是程福山受傷時，攔下程欣月的海東青。

程福山從程欣月口中得知，這隻名叫天下，他如今覺得不順眼的鷹是屬於他的。牠總是不識相的搶走程欣月對他的關注，就連出門時都只帶著牠，而他卻只能在家讀書習字。

多多看著程福山的眼神轉變，知道他的情緒不佳，很識趣的說：「阿兄，這不是機靈的問題，而是天下會飛。」

程福山苦惱的皺眉，他認為自己很有能耐，但是飛……他還真的不會。

「會飛也沒什麼了不起。」程福山咕噥。

「阿兄，你這話就不對了。會飛當然了不起，天下眼光銳利，飛在半空中，可以看得更遠，若有危險，可以提前示警。阿姊出門身邊帶著天下，也會安全許多。」多多的話雖令程福山不快，但勉強說服了他。他隻手托著下巴，心中還是不豫，總覺得自己在程欣月的眼中，比不上天下。

就拿名字來說，他喪失記憶，程欣月給他取了個簡單易懂的名字叫福山。她給的解釋是，他是個有福之人，受傷在山裡被她發現，所以就叫福山。

程欣月喜歡叫他阿福，偶爾會叫他什麼福娃娃，聽得他渾身彘扭，覺得她把自己看成了個孩子，但因為程欣月喜歡，他也只能接受。

可程欣月卻給那隻臭鷹取了個名字叫做天下——一個威武又霸氣的名字。

總之沒有比較就沒有傷害，他還記得在自己受傷的期間，日子過得很苦，十分有

靈性的天下，三天兩頭便會從外頭叨野雞、野兔改善家中的伙食，程欣月因此更喜歡天下幾分，出入更是將牠帶在身邊。

程福山憤憤的又捏斷了一枝炭筆，其實他也可以像天下一樣能幹，只不過沒機會表現。

他突然站起身，「我受夠了，我去山上繞繞，也能打獵物回來。」

多多並不質疑程福山的能耐，只不過看天色，程欣月差不多就要回來了，若這時程福山出門，擺明找死，畢竟阿姊離家前交代得清清楚楚，要他們乖乖待在家裡。

「放心，我去去就回。」程福山倒沒想太多，想到就做，「多多，你乖乖待在家裡。」

他沒給多多回應的時間，門都不開，輕鬆一躍就跳出了一人高的籬笆。多多看傻了眼，不過瞬間，已不見程福山的人影。

程福山興奮的往村外跑，他的出現引起村民的注意。

村裡的人都知道一年多前，死去楚婆子的外孫女突然帶著兩個弟弟從竹水村的程家來到這裡，找上村長，說要落戶在楚婆子留下的房子。

楚婆子早年喪夫，只有一個閨女，日子並不好過，房子在女兒、女婿還在時，曾整修過。不過待楚婆子走了，女婿、女兒陸續的沒了之後，這屋子年久失修又久未住人。

楚婆子家住得偏僻，屋後有塊地，卻是塊貧瘠地，種不出什麼東西，唯一稱得上好處的是離村子的水井不遠，村子裡有幾戶人家盯著那塊地方，想要佔為己有，其中包括村長家。

原本大伙兒都想著楚婆子家沒了人，只要時間一長，那地就可以成為村子的，到時要怎麼分配可以再談，卻沒料到突然冒出程家姊弟。

雖說楚婆子走了，但畢竟程家姊弟確實跟楚婆子有血緣，房子給了姊弟仨沒有問題，只是因為村長家有私心，一開始竟然拒絕三姊弟。

最後還是程家的小姑娘大鬧一場，幾戶跟楚婆子生前有些私交的人家看不過去，出面說話，才逼得村長家的人點頭同意。

程家姊弟落戶後，偶爾能看到程欣月出門，另外兩個弟弟卻鮮少露面，聽說一個是身子不好，一個則是年紀還小。

三個姊弟在村民眼中是既陌生又貧困，所以除了當初幫助過他們落戶的幾戶人家有打交道外，其他人都對他們敬而遠之，一副怕靠得太近，會沾上霉運似的。

程福山一路上，敏感的察覺到外人的注視。這樣的打量令他感到不快，他目光陰冷的看過去，幾個與他對上眼的村民都驚了下，下意識的移開視線。

他自知不能惹事，不然程欣月會生氣，所以硬是壓下自己胸中翻湧的情緒，抿著唇往村外跑，只是他都還沒出村，就看到了半空中的海東青。他不禁停下腳步，看到了天下，就代表程欣月回來了。

他這才記起程欣月的交代，阿姊要他乖乖待在家裡，若被發現他跑出來，就算沒被打也少不了挨一頓罵。

想起程欣月發怒，他神情一變，搔了搔頭，連忙掉頭往回跑，想要趕在程欣月回

來前跑回家。但是半空中的天下已經看到他，迅速飛到他身旁。

「走開。」程福山一急，忙揮手趕牠。這隻臭鷹存心害他不成？

天下不顧他一臉不快，硬是飛向他，站到了他的肩上。

「下來，你這隻臭鳥。」程福山不留情的將天下撥掉。

天下絲毫不以為意，還故意長嘯一聲，飛了一圈，又站到了他的頭上。

他正要開罵，眼睛餘光已經看到遠遠有道嬌小身影。

縱使在家裡最苦的時候，程欣月仍盡了全力不讓他和多多餓著，就連天下也被養得極好，與他們相較之下，程欣月的身子顯得單薄，瘦弱的肩膀彷彿一用力就能捏碎。

看她踩著夕陽餘暉推著放著竹簍的板車走來，他頓時忘了一切，不顧一切的跑向她，一把接過她的工作。

程欣月看到他時有些驚訝，見他一時沒拿捏好力道，差點讓板車翻了，忙不迭的說：「動作輕點。」

程福山沒推過板車，但沒一會兒功夫就掌握住技巧，正得意的想要開口，就看到車上的竹簍子有動靜，他伸長脖子一瞧，聞到竹簍子裡散出一股味道，眉頭輕皺了下，入眼的是一堆毛茸茸的雞崽。

「阿姊，怎麼這麼多雞崽？」

「你怎麼沒在家裡待著？」

兩個人幾乎同時開口，程福山不自在的眨了下眼，心虛的說了一句，「來接阿姊。」程欣月懷疑的掃了他一眼，沒跟他計較他跑出來，卻也沒打算放過他，「今天字學得如何？」

「極好。」程福山回答得倒不心虛，他真的認為自己學得挺好的。

程欣月見他一臉自信，滿心不以為然。阿福年紀比多多大，認的字卻沒多多全。

「真的挺好的。」程福山挺了挺胸，志得意滿的表示，「阿姊等會兒回去看我寫的字就知道。」

若能選擇，程欣月並不想看。她不懂長得這麼好看的小伙子，怎麼能寫出一手如蚯蚓爬的大字。

「阿姊出去一天，肯定累了，我們快回去。回家後，我給阿姊泡杯袖子茶喝。」

趁著秋天，程欣月做了不少袖子醬，天冷時喝上一杯，身子都暖了。

程福山以前對這些吃食全然沒放在心上，但因為不想程欣月太累，一直在一旁幫著做。就跟醃菜一樣，他也糊裡糊塗的把她的本事學個七七八八，甚至做的還比她好。

除了不喜聖賢書外，程欣月不得不承認他真的十分聰明。

「你小心推著車，這些可是咱們家的財神爺，我還指望著養大後給咱們家生蛋。」

他眼底浮現不解，「阿姊打算養雞？」

「當然，」她勾唇一笑，「不然我買雞崽回來做什麼？你難道沒發現，阿姊早上帶出去的醬菜都賣出去了？」

他自然發現了，原本放在車上的幾甕醬菜已不見蹤跡，「阿姊真行。」

「不是阿姊行，是我們福娃娃有福氣。」程欣月賺了銀兩，心情好的誇他幾句，「有間醬菜鋪將咱們家的醬菜全收了。」

今天程欣月賣出做的第一批醬菜，雖然量不多，卻令她很興奮。

買下她醬菜的鋪子是由一對老夫婦經營，位在城外的集市，老夫婦本身就懂醃製，醃出的醬菜味道也別具風味，平時生意挺好，還請了個伙計幫忙。

照常理，小有名聲的鋪子斷不可能收她的醬菜，不過老夫婦心善，看她身子單薄，同情她，便做主將她帶上門的五甕醬菜全收了，不過是想要幫她這個小姑娘一把。程欣月感激老人家善心之餘也對自家娘親留給自己的手藝深具信心，雖說醬菜鋪的生意極好，但口味維持了幾十年，縱使味道再好，總也有人想要嚐鮮，如今有了她的醬菜，她相信鋪子肯定會更好。

「回來的路上正好見有人在賣雞崽，我一口氣就全買了，二十隻雞崽，還便宜了我十個銅錢。」

程欣月說得心花怒放，令程福山覺得推著一個散發著氣味的板車也不是不能忍受的事。

「等回去，咱們先弄個雞舍。」程欣月說得興奮，「這個雞舍得要保暖又通風，爭取早日讓雞下蛋。」

「有阿姊在，一定可以。」程福山對程欣月總有著莫名的信心。

程欣月欣慰的拍了拍他的肩，「不是我自誇，我也相信醬菜能賣得好。在冬天到來前，我再去樵市一趟，到時便有錢能將我們住的屋子修補一番。」

她還記得剛到的第一個冬天，待在外婆留下的屋裡，雖說她有空間的蔬菜不讓程福山和多多餓肚子，但屋子畢竟老舊，簡陋的屋瓦擋不住寒冬，讓受傷未癒的程福山和年幼的多多接連染了風寒，養了大半年才見好。

如今轉眼冬天又要到來，她不想再經歷一次，一心只想快點翻修好屋子。

看著程欣月巴掌大的臉蛋，沒幾兩肉的單薄身子，程福山不禁心疼，但一聽見她提到樵市，他的神情微冷。

注意到他的表情轉變，程欣月一陣沉默後最終開口，「阿姊知道你擔心，我答應你，只要日子過得去，便不會再犯險。」

這是她所能做的最大妥協，若能選擇，誰想去做殺頭的生意？上次私賣的銀兩雖然不少，但遠遠不夠修整屋子和供程福山和多多兩人進書院，所以私賣……肯定還得繼續。

今天買回這些雞崽，不過是為了將來的私賣做掩護，只是她並不打算跟程福山坦白。

「只要日子過得去，阿姊就不犯險，阿姊沒騙我？」

程欣月一臉真誠的反問：「阿姊什麼時候騙過你？」

事實上，程欣月騙程福山的事多了，只是程福山對她盲目的相信。

程福山燦爛一笑，「好！阿姊想做便做，以後阿姊去樵市，我就陪著阿姊。」

程欣月沒打算讓他再去，不過已經進了村，她也沒傻的在外頭繼續跟他談論這個禁忌的話題。

她帶著程福山先去把推車還給村裡的李大娘，李大娘跟她死去的外婆交好，所以對他們姊弟多有照顧，程欣月也不是個不知好歹的人，不忘送上一包從城裡買回來的糕點。

李大娘推辭不了，最後才收下。「看來生意挺好的。」

「是挺好的。」程欣月也沒有隱瞞，「以後還有事得要拜託大娘。」

李大娘爽快的回道：「不過就是輛板車，妳要用就來拿。」

「謝謝大娘，」程欣月甜甜一笑，「其實除了板車外，我還有件事想跟大娘商量。」

李大娘不解的看著她，「有事就說，能幫的，大娘肯定幫。」

「事情是這樣的，我看李大哥種的大白菜長勢挺好，等收成後，可不可以賣給我？大娘放心，價錢肯定不會虧待你們。」程欣月心裡明白，單靠自己空間的作物做醬菜，肯定能撐上一段時間，但時間一久，難免引起有心人的懷疑，譬如無所事事、成天盯著別人家瞧的吳氏。為了避免麻煩，不如跟村子裡交好的幾戶人家收作物，也算還了他們在她帶著阿福和多多來落戶時，幫助他們的恩情。

李大娘聞言有些驚訝，「妳要收菜？」

程欣月點頭，「是啊，大娘今日也瞧見了，我的醬菜賣得好，將來的量也大，李大哥種田是一把好手，我自然希望大娘能賣給我。」

李大娘受寵若驚，丹陽村是個小村落，雖然交通四通八達，但大多是只知看天吃飯的泥腿子，日子過得去，卻稱不上大富大貴。

他們家除了自有地之外，還多跟地主承租了塊地，作物收成後，除了交地租，留下來年家裡要吃的糧之外，總有餘裕拉到市場買賣，多個營生。

「妳說的是真的？」李大娘的雙眼閃著光亮，她也希望家裡能出個讀書人，但偏偏生的幾個兒子、孫子空有一身幹活的力氣，卻不是求學問和作買賣的料，把作物拿去城鎮買賣，還常被人欺負壓價，若是程欣月願意收菜，對李家來說是再好不過的事。

程欣月點頭，「自然是真的，大娘就跟李大哥說一聲，他給我多少，我就收多少。」

李大娘欣喜的點頭，「好。妳是個有能耐的，只要妳要，大娘都給妳留著。」

「謝謝大娘。」

程福山靜靜的站在一旁，雖不明白為何程欣月要開口跟大娘買菜，但也沒有在這個節骨眼問出來，只是對笑眯著臉的李大娘道：「大娘，我能不能借大娘家的犁刀一用？」

這還是這麼久以來，李大娘第一次聽到程福山說出這麼長的一串話，她立刻點頭同意，「當然成，有需要，過來說一聲就拿去用吧。」

程福山咧嘴一笑。「謝謝大娘。」

李大娘不由得嘖嘖幾聲，「真是個好看的小伙子，這才多久時間，長得真壯實。」

程欣月也深有同感，露出得意的神情，這代表她養得好，只是一聽見程福山要借犁刀，知道他真動了心思要整地，心中對他的執著有些無奈，也有更多的感動。跟李大娘道別後，程福山揹著裝著雞崽的背篋，跟著程欣月往家的方向走去。